

在讲今天这个话题前,请先看看我十九岁那年写的一首调寄“诉衷情”的词:

中宵起看两三星,闪闪若流萤。又复春来冬去,宇宙大无情。凭醉意,乘诗兴,对空明。铺宣料峭,凝笔推敲,付与谁评?

这首词可算是我“弱冠”前的习作,如果一定要加题目的话,那么就叫“中宵”吧,取作品的头两个或三个字作为题目,其实就是无题。如果一定得有朋友想“窥私”,那一定是无可奉告的。因为我自己也忘了当时到底想写什么了,大概率应该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吧。我之所以把它晒出来,主要是想说“词作难为”这个话题。我也知道,在当代“周邦彦”、“李清照”满天飞的时候,说这番话肯定是不合时宜的,但我还是想对着他(她)们泼上一桶冷水:词作难为哦。

词作难为的根本原因就是词原先是“倚声”的,也就是要唱的,但是怎么唱,谁也不知道了,唯一可以肯定的,便是它绝不会是邓丽君“明月几时有”那种唱法。再看现在大兴吟诵之风,有些朋友把词

与诗一起吟了,那也是不对的。实际上每个词牌就是一支曲子,都有固定的唱法。这里面讲究极多,什么“五音六律”之类,如果不是音乐家兼语言学家,恐怕连门都摸不着。而李清照的一番话,简直可以让人吓死:“盖诗文分平侧(仄),而歌词分五音,又分五声,又分六律,又分清浊轻重。且如近世所谓《声声慢》《雨中花》《喜迁莺》,既押平声韵,又押入声韵;《玉楼春》本押平声韵,有押去声,又押入声。本押仄声韵,如押上声则协;如押入声,则不可歌矣。”

有则关于苏东坡的故事很有趣,说的是东坡曾问一个善于唱歌的部下,自己的词与柳永的词如何比较,那位部下很聪明,他作了一个巧妙的假设,说是柳永的词,要请一位少女,手执红牙板,唱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;而东坡的词,则要一位关西大汉,手执铁板,唱“大江东去”,话虽然说得暧昧,态度却是明确的。下面一句最有意思,说东坡听了之后,“为之一绝倒”。绝倒可作两解:拍

案叫绝或者干脆晕倒。不管怎么说,反正苏东坡是听懂了的。

如此可知,苏词尚且要“关西大汉”唱了,何况我们?记得小时候不懂事,写了一个沪剧独幕剧,有关方面看中了,当时非常得意,认为自己就是个大编剧了。不料请来一位沪剧行家谱曲,那位行家看过后立马“损了纱帽”,对有关部门说,剧本里面的唱词都是不能唱的。当时我很不服气,后来长知识了,才明白那位行家说的原来是对的。

千万不要把我的意思理解成现代人就此不能写词了,这里又要说说苏东坡的词。李清照是不待见苏词的,她首先承认苏东坡是位“学际天人”,但接着便批评说:“作为小歌词,直如酌蠡水于大海,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,又往往不协音律者”。为此,李清照又提出了“词别是一家”的重要观点,意思就是词与诗是完全不同的,我们不能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,反之也一样。有个例子可作佐证,晏殊的《浣溪沙》中的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

是无可争辩的词作名句,但据说他又把这两句放在一首七律中,招来的却是众口一致的批评。这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,但是诗的吟法与词的唱法不同,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过去常说,在今人眼里,苏词是占了大便宜的,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《念奴娇》与《水调歌头》究竟应该怎么唱?现行的词谱也只标明了字数、句式、平仄、分段和用韵,我们所能理解和欣赏的,仅仅只是文本。现在我的新看法是,苏词在占大便宜的同时,也是作了大贡献的,那就是在词的唱法失传的情况下,它为后人能够继续写词提供了新的样式。

所以我要说的是,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词作有个准确的定位,要明白,我们是再也可能写出李清照所说的“音义俱美”的词来的,我们所写的词,最多是“句读不葺之诗尔”。绝不要奢望自己能够成为当代的周邦彦李清照,更不要相信朋友圈里的廉价吹捧。

文章开头所引的那首“词”,肯定也是不能唱的,但当时年轻,竟认为自己离周邦彦已经不远了,“初生牛犊”真是既可爱又可怕啊!

### 『荡发荡发』

褚半农

四年前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没有看长篇小说。因为我从文学创作转身“双方”(方言、方志)的学术研究,忙于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。在这期间,还以一己之力修纂了《褚家塘志》和《东吴志》两部村志。后来看了两部,都是上海作家的,一是彭瑞高先生的《昨夜布谷》,二是金宇澄先生的获奖作品《繁花》,且都是认真真看完,并做摘录的。书中大量的沪方言词语吸引了我,值得我这个研究者了解、收录。最近,我又看完了萧耳的《鹊桥仙》,小说里面有不少浙江吴语词。

《鹊桥仙》开篇第一句话就是“这个码头的人,一辈子喜欢荡发荡发。”方言词“荡发荡发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走路,走来走去(走啊走啊,走着走着)。书中用得最多的方言词是“东横头”(东面)、“西横头”(西面),这三个词语也是上海方言中的常用词。“荡发荡发”同“东横头”“西横头”在不同语境下组合,就出现了不同场景。各种人物在故事中“荡发荡发”,在“荡发荡发”中长大、变老,或单纯,或复杂。

其实,这辈子我做最多的事情,莫过于也是“荡发荡发”了。不仅走过“东横头”“西横头”,还走过“南横头”“北横头”,还要走出老宅。从小学开始,就是从家里走到吴家塘小学、走到莘庄镇小学(现在的区实验小学),走到七宝中学,天天走、日日走,风雨无阻。到莘庄三里路、到七宝六里路,来回就是六里和十二里。后因父亲中年病重早逝,只得从七宝中学辍学务农。我在生产队里做生活,也是走路为生,耕地是跟着牛在田里走路,挑稻是肩压重担走路。1962年6月紧急战备时,我应征入伍来到了当年的最前线厦门同安,成了前线野战部队中的一名战士,又被分配在担任尖刀任务的某步兵连,走路更是日常课目,这时有个专门“术语”:行军。行军起来,那不是三里路、六里路的事,打底不是二十公里,就是五十公里,甚至有连续一周的!有时还是急行军,那就要求走得快,甚至跑步前进。退役回来继续“荡发荡发”,走进过不同的单位,还有在生产队分到家里的承包责任田里,从这块田走到那块田。走路就是生活、就是工作,或者说人生就像走路,人生就是走路。

写作也是另一种走路,由此我还特别喜欢一句宋诗:“步随流水赴前溪”,“荡发荡发”去接近前面的目标。走着走着,铺仔煤屑个大(du)官路变成仔七莘路;走着走着,横塘变成仔淀浦河;走着走着,横塘横塘三拼三拖个顾家石桥(我还记得正名叫通济桥,位于今镇政府后面)没没战;走着走着,莘庄地区结束农耕社会个历史,城市化战。散文随笔集《横塘莘两岸》就是记录我不同时期的“荡发荡发”,耳所亲闻,目所亲见,身所亲历,以及“荡发荡发”的有所思。横塘没了,淀浦河还在,一河之水从西横头流向东横头,直奔黄浦江;大官路没有了,七莘路还在,四车道上的汽车从南横头、北横头,南北两横头相向而驶。一个老莘庄人,还要在人生道路上“荡发荡发”,走下去,写下去。



我和妻子皆生于上海,上世纪60年代末离开上海奔赴江西,在那块红土地上工作生活了20多年,把青春献给了老根据地。等我俩40多岁时,双方父母都已步入暮年,常常疾病缠身。作为长子长女,很想返回老人身边照料他们,但是受当时的限制,从内地调回上海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1990年,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为我们带来了福



山中杂色 顾云明 摄

来到乌石,使我想起彭老总家乡的个乌石峰,我在上世纪70年代去过那里一次,所以对乌石这个名字有种特别亲切之感。但太平湖的乌石,却有一个美丽的故事。相传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,怒触不周山,致使撑天的九根圆柱折断了,天塌西北,地陷东南,流水成河。女娲补天过程中,遗落下一块紫石在这里,幻化为乌石峰。如今这块紫石据说还有遗迹可寻。我猜想,这烟波浩渺的太平湖也是当时地陷的遗痕吧,难得两岸青山如黛,一水回环,不知醉了多少游人。漫游在这苍翠欲滴的乌石山中,不免兴起,随口吟哦出“天遗乌石紫阳升,好与人间作画屏。十万青峰夕照里,

乌石是全国最大的黄山毛

### 那年应聘回上海

陈泽锋

音。可是当时信息比较闭塞,不知道该怎么通过怎样的渠道参与浦东建设。两年后,1993年7月,趁学校放暑假机会我俩回沪探亲。中旬的一天,傍晚时分我照例跑到小区的读报栏阅读当日的《新民晚报》。读着读着眼前一亮,原来在中缝看到了一份广告,大意是说:浦东新区即将在东昌中学举办中学教师公开招聘活动,先前已经联系过的教师请带好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书,届时前往应聘。这不正是我日夜盼望的招聘启事吗?我唯恐看花了眼,又跑到马路对面的邮电支局买了一份《新民晚报》带回家,把招聘广告读给家人听。躺在病床上的老爸

喜出望外,不识字的老妈更是热泪盈眶,不停地唠叨说:“这下可有希望啦!”细心的妻子将这份广告看了好几遍,质疑:“人家针对的是事先已经联系过的人,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,怎么办?”“人家还要应聘书,你把它留在江西家里了,这又怎么办?”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会,决定抢在正式招聘之前,赶到浦东看看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俩赶到秣陵路铁路新客站,上了隧道三线。进入浦东地段后下车,打听,咨询,找到了位于浦东大道141号的、刚挂牌不久的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。在这里才知道,负责招聘中学教师的机构叫作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,该机构不在区管委会内,暂时驻在花园石桥

稻浪起伏,阳光伏在稻穗上,时间的大把汗水早已凝结在饱满的稻谷上,只消磨亮弯镰的一线月光就能收获秋天。秋天也不都是粒粒饱满,干瘪的稻谷是对时间的

怠慢与亵渎。收割后的原野满眼稻茬,秋天也不只是躺在稻垛。失落的叶子虽然枯黄,终究还落在厚实的泥土上。从拾粒开始,对泥土敬畏,一切的深翻都会重现海洋的原状。

峰、太平猴魁的有机茶生产基地,无公害颁证茶园330公顷,有机茶颁证面积380公顷。春天当你置身这山乡茶园,那扑鼻的绿茶清香沁人心脾。乌石生产的吊瓜籽清香可口,唇齿留芳,现已是一张走出国门的名片。在这片养生胜地,据说长寿村比比皆是,年过百者也不乏其人。“最是长林奇绝处,人家大半住烟萝。”这里林成片树成荫,瓜果香鱼儿肥,鸡鸣狗吠叫;可休闲垂钓,可品茗吃斋。人居此地,吃的有机绿色食品,住在天然氧吧的青峰下,面对的是看不尽的天然山水画卷,四季花开花落,朝夕云卷云舒,谁能不忆乌石!

与自然景观相比,从太平湖

现已开发出来的人文景观来看,显得明显不足。“入目三分景,七分在内涵”。当代旅游观念已悄然发生质的变化,游客由过去简单的“游山玩水”转为更加注重旅游项目的文化触摸、历史探秘、人生思索和参与的互动性。乌石乡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人文旅游资源密度大,品位高,在这50余公里的范围内,高密度地分布着西峰寺、永庆庵、化鲤溪、回驴岭、李家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、营盘山太平天国古战场、近代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故居等近十处人文景观,如加以科学规划,整体开发,必将丰富和提升太平湖风景区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。

希望乌石,乌石的愿景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周末,天气晴好,我正在家中整理旧书。突然手机里跳出一条消息,布克奖得主、英国小说家A.S.拜厄特于11月16日在家中平静去世,享年87岁。这让我心中一震。这位著名女作家曾经来过中国,那是2012年9月6日晚,在上海外滩源壹号,拜厄特与王安忆对谈“当代女性写作:中国与英国”。那次活动后,我有幸得到了拜厄特的亲笔签名。

在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,主持人宣布进入听众提问环节,前五位提问的朋友可以获得拜厄特的新书一本。我之前就听说拜厄特很喜欢中国作家沈从文的作品,很想听她谈一谈,于是第一个举手提问。现场翻译将我的提问译成了英文,拜厄特边听边点头微笑,看样子对此问题颇有兴趣。她回答说,沈从文的小说我很爱看,直到现在的Kindle上还有二三本沈从文的书。他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与众不同。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《The Dried Witch》,就是模仿沈从文风格的。曾经有读者对我说,这篇小说完全是一篇中国式的小说,我听了非常高兴。

工作人员将一本崭新的中译本《占有》递到了我的手上,这是拜厄特长篇小说代表作。此时,一个非常有趣的提问者出现了。这位听众问拜厄特,整场活动她手里一直拿着一卷黄色的宽透明胶带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全场爆笑。细看,拜厄特手中确实拿着一卷透明胶带,就是超市中最常见最普通的那一款,想必很多听众都注意到了,但是出于礼貌,没有人贸然提及。拜厄特也笑了,她说:

“这么做是因为只有这样,我才能一边倾听一边思考。这是我之前当老师跟同学谈话的时候发现的。有一些希腊人手上戴着念珠,不停地用手指拨动发出哗哗的响声。我选择透明胶带是因为这样没有声音,又能帮助我集中注意力思考。”妙哉斯言!可爱的英国老太太居然把透明胶带当作念珠和手串了,真是令人捧腹。

讲座结束后,很多听众想请拜厄特签名留念,却因活动没有设置签售环节而作罢。我去大门外叫车准备离开,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机会来临了。只见拜厄特和她的助手们站在停车场门外,等候司机把车开出来。我立刻决定趁此空当碰碰运气。我捧着这本600多页厚的《占有》走到拜厄特前面,用蹩脚的英语问是否可以请她签名?同时递上了签字笔。她身边的助手一副乐见其成的表情,拜厄特微笑着接过笔,快速签好名字,把书递还给了我,我鞠躬致谢。就在这短短一分钟的时间里,我成为当天活动中唯一一个获得拜厄特签名的人,现在想来,真是无比幸运。那一晚,拜厄特友好而又温暖的微笑,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。

路上的一家工厂内。我俩马志上发表2万字的中篇小说,有了这两个“硬件”,还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吗?

星期一,我顺利地参加了招聘会。十天后,通过了面试和笔试,当场跟陆家嘴地区的某个中学签了约。九月初,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人事处发出了人才引进商调函,梦想终于成真。

往事已过去了30年整,弹指一挥间。心底里总觉得欠着《新民晚报》一份情。今天写上这篇文景,回忆往事,感恩那份刊登在中缝上的招聘启事,感恩《新民晚报》!

### 拜厄特的签名本

周洋



七夕会